

## 第一章 痛失母親遭苛待

清晨的東山村，微風和緩舒適，初升的陽光照耀著小村莊，一群人聚集在蘇家陳舊的院門前議論紛紛。

「唉，可憐蘇青，這才回來過了多久安生日子，竟就遭了惡賊了……」

「要說那惡賊也著實可惡，他圖財就好，傷人性命作甚，一腳把人踹得命都丟了，真不怕遭報應。」

「可憐蘇青留下的小丫頭了……」

屋裡，蘇燕看著越來越虛弱的族妹，面無表情地道：「小青，事已至此，妳需做打算了，這便叫人去通知江家吧？」

蘇青臉色慘白，唇角帶血地躺在床上，聞言她絕望的目光落在哭泣不止的女兒身上，眼淚滾滾落下，氣若游絲道：「姊姊，事已至此，我有兩件事求妳……其一，待我死後，妳把我埋在爹娘的墳頭邊兒就行……其二，幫我把柔柔送……送回江家去，好歹是親生骨肉，江德昌他會管的……」

她近乎無力了，眼淚濕了一大片枕頭，手指顫顫地指著門後，「罐子裡……有我僅剩的二十兩銀子，妳收著……好歹看在姊妹一場的分兒上……」

「妳別說了，我記下了。」蘇燕起身到了門後，從罐子裡拿出那二十兩銀子，直接揣進了懷裡，「不管來不來得及，江家都要知會的，我這就找人去捎信，妳先歇著。」

屋子裡很快靜了下來。

十歲的江柔坐在床邊，緊緊攥著母親的手，眼淚像斷了線的珠子落個不停，傷心的哭著，「娘，妳不要死，我怕……」

「娘對不起妳……」蘇青顫抖著手撫摸著女兒的臉，眼裡滿是不捨與悔恨，「娘不該把妳帶回來，娘該留在平城，哪怕做妾，哪怕後半生日日被人踩在臉上受辱……至少也能看著妳長大出嫁，娘後悔了，後悔了呀……」

「娘……嗚嗚，我不要妳死嗚嗚……」江柔哭著趴在了母親的胸口，緊緊地抱著母親，似乎這樣就能將她留下。

「好孩子，別怕，記住娘說的話……等回到平城，跟著妳爹好生學醫，定要有一技之長傍身，娘才能放心啊……還有，床腳下娘給妳留了嫁妝，待妳長大咳咳……」話還來不及說完，一股血便從蘇青的口鼻中濺出，她瞬間無法呼吸，死死瞪大滿是淚水的眼睛，用力的推著女兒，不想讓她看見，最終卻只能無力地垂下雙手。江柔看著母親死時的駭人模樣，無助地哭喊起來，「娘！」

春日午後，江柔走在佈滿雜草的小路上，不停回頭看著身後那越來越遠的小墳包，眼淚止都止不住。

她沒有娘了，以後永遠都見不到娘了……

穿著粗布衣衫的李大莊肩上扛著鐵鋤，睜眼看著跟在妻子蘇燕身後的江柔，咧嘴一笑，「二十兩銀子管她幾天飯，這個生意可真划算！」

江柔順著聲音去看前頭那個陌生的姨父，目光觸及男人那滿臉的鬍碴時，有些害

怕的低下了頭。

蘇燕聞言撇撇嘴道：「划算什麼呀，小青臨走前說了，要我們把她送回平城的，這一來一回的路費，十五兩怕都不夠。」

李大莊一聽，搖頭道：「送什麼送，就這點銀子哪夠路上折騰的，寫信叫她爹自個兒來接。」

蘇燕側目看了看低頭擦淚的江柔，嫌棄地蹙著眉道：「那也成，不過等她爹來接估計要段日子，最少也要個把月，咱們總不能讓她吃白食。」

李大莊嘿嘿一笑，「怕啥，妳不是說她常跟妳妹進山，也識得不少草藥嗎，待到了咱們家就叫她進山採藥去，也不算吃白食了。」

兩人說話根本不避著江柔，似乎根本不在乎小姑娘聽到了會怎麼想，又或許根本就是故意說給她聽的，好叫她明白現在她就是個寄人籬下，遭人嫌棄的拖油瓶……

時光荏苒，一轉眼陽春盛夏晃過，深秋已至。

夜幕將臨，李家廚房裡，剛滿十歲的江柔比半年前高了不少，身形容貌已有了兩分少女的秀美，她正站在灶台前做飯，臉熱得通紅，不停流著汗。

蘇燕收完衣裳，經過廚房時語氣不耐的催促著，「好了沒，別等妳姨父到家飯還沒好，屆時他又罵妳我可不管。」

江柔急忙應聲，「就好了，姨母先進屋等著，我這就盛好端進去。」

偌大的瓷碗，盛滿了剛做好的青菜麵，江柔用布墊著碗底，一碗一碗的端，端了四趟，剛把筷子擺好，院門處傳來李大莊進門的聲音，他一落坐，便問：「今兒平城還沒來信兒？」

蘇燕失望的搖搖頭，把鹹菜放在他面前，面上帶著愁色，道：「沒，再不來信兒就要過年了。」

李大莊眼皮抬起，看了一眼已在自家吃住半年的丫頭，冷哼一聲，「她爹這個畜生，這半年去了十幾封信，他硬是連個屁都沒崩回來，自個兒的親閨女都不管，良心真是被狗吃了。不過也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明兒我就啟程去江家，一來叫她爹回來把她接走，二來這半年她在咱家吃的喝的住的正好也細算算！」

江柔聽著李大莊的話，拿著筷子的手攥得緊緊的，頭也不敢抬。

她一直都怕李大莊，半年來這樣的話她聽了不知多少次，知道姨父討厭她，所以她努力學著做飯、幹活，不管颳風下雨都進山採藥，就怕姨父將她攆走，連柴房都不讓她住。

她曾見過流落街頭的孩子，她不想變成那樣……

吃完飯，蘇燕給李大莊收拾行李，兩人在屋裡小聲的盤算著要帶多少路費。

江柔在廚房洗碗時，李大莊的兒子李海進來了。

一看見李海，江柔心口立即緊繃起來，烏亮的雙眼裡也浮現出緊張戒備。

李海慢慢湊到江柔身邊，一邊拉開褲帶一邊色迷迷地說：「江柔我這兒長了些疙瘩，妳看看該用些什麼草藥，妳不是懂醫嗎，幫我治治唄。」

十歲的江柔比十四歲的李海矮了許多，她看著李海又做這種噁心的事情，垂下眸側過了臉，面容上滿是厭惡的神情，冷喝道：「走開！」

李海壞笑著繼續往她身邊湊，「妳幫我看看唄，真是癢得很，要不妳幫我撓撓也行。」說著就去拽江柔的手。

「啊！」女孩尖利的叫喊瞬間響了起來。

自從住進李家，這樣的事情不是一次兩次了，江柔打不過李海，更無處可去，想要保護自己就只能尖叫，只要一尖叫，蘇燕怕鄰居多想，就會過來管李海。

這次也一樣，蘇燕立即從屋裡跑出來，衝進廚房就是一聲厲喝，「閉嘴！」

她罵罵咧咧的將嬉皮笑臉的李海推了出去，轉過頭抬手就是一巴掌狠甩在江柔臉上，滿眼怒氣，「妳哥不過逗妳玩，妳值得叫的跟殺豬一樣？又不是金子做的，碰一下還能少塊肉不成？吃我家的住我家的還不順著我兒子點兒，要是以後還不改，我乾脆打死妳！」

蘇燕罵完轉身離去，廚房裡頓時靜下來。

昏黃的燭光下，江柔單薄瘦削的肩頭顫抖著，低垂著頭眼淚不停往下掉，可縱然心裡委屈難受，這半年她已經習慣這種對待，不過片刻她就擦乾眼淚繼續洗碗。收拾好廚房，她洗漱完回了屋，關好門後又用木棍抵上，以防李海半夜偷偷進來。做完這些後她緩緩坐在床邊，單薄的肩膀慢慢塌了下來，摸摸還在痛的臉，眼眶發酸地解下了腦後的布繩，長髮垂落在她嬌嫩的臉頰邊，一行淚落下的同時，粗糙小手拿起梳子緩緩梳頭。

進山時，她頭上沾了不少草葉，勾著頭髮有些痛，她想起母親在時每日裡幫她梳頭時都會抹頭油，所以從來都不會痛，眼淚不禁更洶湧，低聲抽泣起來。

哭著梳好頭，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思念著母親，直到哭累了才含淚進入夢鄉。隔天清早，天微微亮，門被砰砰的敲了兩聲，江柔瞬間醒來，眼神還迷糊著就立即下床穿衣穿鞋梳頭。

待打開門，就見蘇燕站在門口，李大莊手裡提著包袱跨出大門，她眨眼看著，扶著門的小手微微收緊，目光中漸漸浮上希冀——這一次，父親定會來接她的吧？蘇燕目送著自家男人走遠，回過身來看著傻站在那兒的江柔，狠狠瞪了一眼，道：

「為了去找妳爹，這一趟不知道要花多少銀子，妳娘給的二十兩花光都不見得夠用，妳就別在這兒傻站著了，趕緊吃了窩頭進山去吧。」

「哦。」江柔不敢磨蹭，急忙打水洗臉，進廚房拿了兩個窩頭便背上背簍出了門。東山村雖依山而落，但村子人少，除去偶爾見一兩個人上來採野果，放獸夾，大多數時間山裡也就江柔一個。

雖然山林裡有不少暗藏的危險，但江柔六歲就跟著母親上山採藥，學了怎麼看獸夾子和趨避蛇蟲的本事，故而也從未遇到過什麼危險，最多就是摔兩跤，蹭破點皮。

將至深秋了，山林裡樹木繁茂，陽光穿不透，風卻不受阻擋，吹來時樹葉一陣陣響，落下片片枯黃。

江柔穿著藍色的布裙，隨著漸漸升高的日頭來到了一處山坳間，放下背簍坐在草

地上，準備歇一會兒。

懷裡揣著的窩頭是後半晌才能吃的，她拿出背簍裡順路摘的酸棗果子挑紅的吃，酸酸甜甜的味道在舌尖落開，她抬頭看著斑駁的陽光，怎麼風吹日曬都白淨的小臉上，終於難得浮起一絲輕鬆愜意的笑。

日頭太舒服，她正想瞇起眼躺一會兒，草叢裡卻突然傳來一個少年清朗的聲音，「喂，小丫頭。」

四周正靜，江柔乍聽見人聲，嚇得手一抖，酸棗果子掉了滿地，她立即順著聲音轉頭看過去。

只見一個身穿青衣的少年正悠閒地躺在山坳底部的草叢裡，頭枕著雙臂，對上江柔目光的那一刻，他咧嘴一笑，露出一排白牙，「下來幫我一下。」

江柔探頭一看，原來少年的腳被獸夾傷了，動彈不得。

她立刻過去將獸夾拆掉，取了背簍裡能止血的藥草敷上，再撕下衣襪幫他包紮。

半晌，少年扶著包紮好的大腿緩緩起身，看著身側的女孩，唇色微白地笑道：「小姑娘，今日多謝你了，要不然我還真不知道要在這草窩裡躺多久。」

他本來只是想進山獵兩隻兔子玩玩，誰知道竟會不小心滑進這山坳裡，還被獸夾給傷了，一想到帶著這傷回去不知道要聽多久的念叨，他頭比受傷的大腿都疼。

江柔看少年身上的錦袍就知道他估計是從城裡來遊玩的，摸不著山上的路不小心掉進山坳裡傷了。

「不用謝。」她搖搖頭，說完便轉過身，背著竹簍要走。

少年見此，清朗明亮的眸子看著她背影，「你叫什麼名兒？」

江柔聞言轉過頭來看看他，卻只說了句「我走了」便再次轉過身，沒入樹影中。

少年挑眉一笑，拄著棍子一跳一跳的往前走，嘴裡咕噥道：「不說算了，就這麼個小山村，找個小姑娘還不容易？」

天將落黑，江柔才從山上回來。

此時鄰居正在門口和蘇燕說話，「我娘家那邊有個小子，過了縣試後沒幾日，官府就發了不少獎銀，聽說來年若能再過了院試就是秀才郎了，日後定有大好前程。哎，我是羨慕來著，只是我家那孩子壓根讀不進去書。」

「慢慢來嘛，你家兒子還小呢，不急……」蘇燕笑道，想著自己兒子腦袋聰明，倒有幾分讀書料子的模樣，以後得緊盯著他多多用功才是，考過了官府給銀子，白拿多香呢。

轉過眼看見江柔回來，蘇燕便也不再閒話，回了院子拿過背簍看了看，發現只裝了一半很是不滿，還以為她沒有早點回來做飯是挖到多少呢，原來才這點，不禁冷著臉問：「怎麼回來這麼晚？」

江柔低著頭，想了想還是沒將下午的事說出來，只道：「臨近深秋，藥材不多了，就走得遠了些。」

蘇燕聽了撇撇嘴，話語分外刻薄，「別往深山裡走，不然遇上豺狼什麼的，你死

在那兒也沒人知道。」

江柔低著頭默不作聲，提起背簍將藥材晾在簸箕上，過了會兒才去洗手盛飯。

金黃的苞米粥，捧在手裡熱熱的，到了口中香香甜甜的，比在山裡啃的硬窩頭好吃多了，她喝了一碗便滿足了。

吃完晚飯，天黑透了，江柔去廚房洗碗。

蘇燕在屋裡拉著李海說了一通讀書的好處，李海壓根沒正經聽進去多少，倒是眼珠子一轉，先提了要求，「我讀書習字辛苦著呢，還老得停下來研墨，妳叫江柔過來給我研墨，我也好省點勁兒多讀一些！」

蘇燕一聽，想著若能哄著兒子認真讀書也算是江柔的用處，就起身去了廚房，「碗放下我來洗，妳去屋裡伺候妳表哥讀書。」

江柔一聽，小臉上兩道好看的柳眉頓時蹙起，不想去。

蘇燕卻不給她拒絕的機會，推著她的後背將她推了出去，「磨磨蹭蹭的幹什麼，不過叫妳研個墨，哭喪著臉跟要死了一樣，趕緊的！」

江柔無法推拒，只得抬腳進了李海的屋。

窗前的長桌上擺著兩盞油燈，昏黃的光暈映著李海不懷好意的眼神，「過來，給我研墨。」

江柔瞥一眼他的眼神，感到極為噁心，站得稍遠一些開始研墨，眉眼低垂著，唇角緊抿，肩頭緊繃。

李海手裡捏著筆，目光落在書上過不了片刻，就抬眼盯著江柔的臉看。

這丫頭小臉細白，唇畔緋粉，像桃花似的……他睜了睜眼，抬手迅速摸了一把，驚得江柔弄掉了手裡的墨條，啪一下掉在地上。

「妳別笨手笨腳的，弄髒了我的書本妳用什麼賠？」李海故意說給外頭的蘇燕聽，看著江柔咬牙瞪他卻不敢吭聲的樣子，滿臉壞笑，趁江柔彎腰撿墨的時候手往她臀上一揉。

江柔只覺得好像一條蛇爬了上來，渾身的雞皮疙瘩瞬間豎起，她憤怒到極點，咬著唇直起身，目光觸及那黑色的硯台時，毫不猶豫地抓起來狠狠砸向李海的腦門！

「啊！妳個賤丫頭，妳竟敢打我頭！」李海慘叫著跳起來，捂著劇痛的腦門，滿臉都是墨水，眼睛也睜不開，只管大叫，「娘妳快來，痛死我了！痛死我了！」

江柔烏亮的雙眼已然通紅，死咬著顫抖的唇轉身就走，她再也不會踏進這間屋子一步，再也不會！

走到門口時，她正好和聞聲而來的蘇燕撞上。

蘇燕略往裡一看便明白是怎麼回事，但她才不管是誰對誰錯，只見自己兒子吃了虧，火氣一下沖上了腦門，上來就掐著江柔的手臂將她拖了出去。

到了柴房門口，她一連五個巴掌狠辣地甩在江柔臉上，一把將人推了進去，怒道：

「小賤人，敢打我兒子，三天不許吃飯，我餓死妳！」

江柔倒在屋裡的柴堆上，腦門正好狠磕到一根木頭，她痛到全身發抖，許久許久都緩不過來。

蜷縮在地上，她看著門外的夜空，眼淚撲簌簌落下，滿含希望的告訴自己：沒關

係，爹就快來了，她很快就能離開這裡了……

僻靜的山村，一座大宅依山而建，偌大的門庭上，兩個大燈籠隨著夜風微微搖晃，院裡燈火通明。

謝止半下午從山裡回來，身上的傷驚了滿院子人，重新包紮後就被勒令躺在床上不許再動彈。

此刻他正靠在床頭，閒極無聊地捧著一本兵書看，沒翻兩頁又合起來，望著一旁正提筆寫信的貴婦人擰眉道：「母親，這點小事不必寫與父親知道吧？」

唐懷素轉頭看著兒子，細眉輕挑，哼道：「怎麼不必，就是要你父親知道，狠狠罰你才好，看你下次還敢不敢私自進山。今日是你運氣好遇見一個小姑娘幫你拆了那獸夾，不然你這會兒還不定怎麼樣呢。」

謝止哀歎一聲，將書蓋在臉上，「母親，明兒叫商姑姑去打聽打聽那小丫頭吧，她幫了我，我理應道謝的。」

唐懷素一邊寫著信，一邊柔聲應著，「你安心養你的傷，其他的事我自有分寸。」

「知道了……」

次日清晨，商姑姑用過早飯便晃悠到了村裡，開始打聽江柔的下落，問了兩戶人家，把江柔的來歷打聽了個清清楚楚後，她尋到了李家門口。

大門未開，商姑姑便抬手去敲，又等了片刻才有人開門，她一見蘇燕便笑問道：「這位妹子，一早叨擾了，請問妳家是否有個常上山採藥的小姑娘？是叫江柔對嗎？」

竟是來找江柔的？

想到昨夜的事，蘇燕擺了擺手，「大姊尋錯了，不是我家。」說完就想關門。

商姑姑見她竟否認，還急著關門，聯想起打聽來的情況，料定了蘇燕肯定是有什麼不對勁，遂抬手一攔，一邊笑一邊從袖中掏出個荷包來，擋在掌心狀似惋惜地道：「哎呀，瞧瞧我竟是尋錯了，昨日小姑娘在山裡時好心救了我家公子，今兒我專程想給小恩人好生道謝來著，沒想到竟尋不到人……」

蘇燕的目光偷偷掃過那沉甸甸的荷包，眼睛幽幽發亮，心裡猜測著銀子肯定不會少於十兩，心裡癢得難受，唇角動了動，「大姊，對不住，我方才沒說實話，妳找的江柔其實是在我家的。」

「哦？那妹子為何唬我呢？」商姑姑故作驚訝地問道。

蘇燕乾笑一下，將大門打開，請了商姑姑進來後扯謊道：「其實是這孩子昨日不小心在山裡摔了，這會兒不太方便見人，又見大姊面生，故而我才……」

不方便見人？難不成是摔得破相了？

商姑姑心裡思索著，將荷包往蘇燕手裡一塞，十分關切地道：「妹子，孩子摔得嚴不嚴重？可否讓我瞧瞧傷的什麼樣，回頭送些好藥好物來，好給孩子將養身

子！」

蘇燕拿到荷包，心裡美滋滋的，乍一聽她要見江柔有些不願意，可再一聽還有東西會送來，她便笑笑道：「那大姊稍坐，孩子還沒起，我去喊她。」

「嗯，那我等著。」商姑姑坐在竹凳上等著。

蘇燕來到柴房迅速將江柔拉起來，看著她臉蛋紅腫，腦門還腫了個包，乾脆將她頭上的布繩解開，讓長髮自然垂落下來，試圖遮一遮她臉上的狼狽。

待看著差不多了，蘇燕緊緊攥著江柔的手臂，壓低了聲音威脅道：「外頭有人來找妳，說是妳昨日在山裡救了人，今日專門來謝妳的。但妳記清了，那人若問起妳臉上的傷，妳給我咬死了是妳昨日下山時自己摔成這樣的！但凡敢有一字說錯，妳這輩子都別想再見到妳爹，聽清了嗎！」

CRESCENT